

T I A N M E I D I Y A N

天美地艳

本书情节跌宕曲折，
人物鲜明生动，
时代气息浓厚，
可说是一部反映现代
都市生活的力作。

王金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WENYI CHUBANSHE

天美地艳

王金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美地艳/王金武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8
ISBN 7-5313-2117-3

I. 都…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8682 号

王金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36 千字 印张:13½ 插页:2

印数:1—3,000 册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 丹

责任校对:吴 明

封面设计:冯少铃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117-3/I·1845 定价:33.60 元

目 录

天 卷

第一章.....	3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5
第四章	53
第五章	76
插曲一.....	100
第六章.....	108
第七章.....	123
第八章.....	140
第九章.....	164
第十章.....	184
插曲二.....	210

外 卷

外一章.....	219
外二章.....	240

地 卷

第十一章.....	259
第十二章.....	267
第十三章.....	282
第十四章.....	296
插曲三.....	309
第十五章.....	318
第十六章.....	333
第十七章.....	352
插曲四.....	368
第十八章.....	382
第十九章.....	403
第二十章.....	413

天 卷

第 一 章

“你非去不可吗？”

“爸，如果您不同意，就算了！”

一声“爸”，叫得老人家有了些激动。一向板得紧紧的脸上，显出了少见的绯红。

当了十几年的岳父，他很少听到我这个小婿这样称呼他。

“我听说……中央马上要调整部级领导班子了。你……再等上半年吧，副部长的位置就空出来了。”他说到这儿，从烟盒取了一支烟，举在手里，捏在拇指和食指间轻轻地转动起来。

副部长的位置空出来，就是我的吗——我嘴上没出声，心里暗暗地回应着。

“前些天，我看到了你们的部长，”他大概猜出了我心里在嘀咕什么，扬了扬脸，示意我应当注意听他下面的话，“你们部长说啊，像你这种送国外培养回来的工商硕士生，是重点人材哪。在提拔问题上，部里有考虑啊。”

我默默的，不说什么。

不说也就等于说了：我对这类话题不感兴趣。

屋里出现了一种尴尬的气氛。岳父的脸上显出些难堪。他把烟举在手里，已经玩味了半天，还是没有点燃的迹象。

这次谈话的棘手程度，大概是他始料不及的。

为了打破僵局，善于审时度势的我赶忙拿起茶几上的打火机，随后燃起微微的火焰，恭恭敬敬地送到老人家面前。

“爸，这次部里召开下派动员会，部长点了我的名字。”火苗儿有些烫手，打火机被我下意识地从小手里丢了出去，“我想，我还是去的好。”

踌躇了半天，想说又不太敢说的话，借着这个动作，被我壮着胆子说出来了。

袅袅的烟雾升起来，岳父轻微地咳了一下，会意地瞅了我一眼，却没有说出“谢谢”二字。

在国外，干了这种孝敬老人的事会得到谢意的。

“你走了，才瑛怎么办？”半日不语的岳母有些愤愤然了。此时，为了女儿，她已经无暇顾及对老头儿进行“烟火管制”了。

我的一向痴呆的妻子，这时偎在母亲的怀里，两只眼睛怔怔地看着我。也许是归国后的重逢吧，这位弱智人平日显得迟钝的眼神里竟喜悦地闪闪发光了。

“才瑛是我的妻子，当然跟我去。”我说这句话时未加思索，想当然地从嘴里溜了出来，“我雇一位好保姆照顾她。”

“算啦算啦，她去了，是你的累赘……”岳父适才那点儿栩栩生气早消失得没有了踪影，听了我说出的话，眉宇之间立刻积郁了无限的忧愁。

我知道，在这沉郁的神色里，他正悄无声息地忍受着因为老年人的敏感而在精神上出现的极易被扩大了痛苦。

不过，事情好歹算是有了结果了。

在这次家庭论战中，我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心中的紧张情绪也悄悄地舒缓了些。

窗子被推开了。

憋满了室内的尼古丁夹着愁苦的沉闷气氛，随着迷迷的烟雾争先恐后地向窗外散发出去。

外面，天儿蓝蓝的。空中传来了一串串愉快的鸽哨。

凭窗眺望，北京的秋色美不胜收。远近高高矮矮的楼群错落有致，乳白色的瓷砖墙面在日照里闪着明亮亮的光芒。二环路自远处飞来，掩映在高大的建筑物中，好似一条盘旋的巨龙。临近的左安门高架桥突兀耸立着，像是一支有力的臂膀，

将乏力的路基高高撑起后，接着又欣慰地目送她向着远方无限地伸展而去。附近的天坛公园里，红墙绿瓦，古色古香。平展展的绿地上，走动着来自不同国籍的穿得花花绿绿的游人，他们兴致勃勃，嬉笑打闹，竭力点缀着人世间及时行乐的情趣和氛围。秋阳照耀下的京都，越发显出一派泱泱大国的气派和令人留恋的繁华。

唉唉，北京啊北京——

您这东方千载文明的古都，您这集聚了华夏亿万赤子精神的圣地，曾引发了海内外多少有识之士的梦想和追求啊！可是，我，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凡夫俗子啊，实在是无缘与你相共，只可做一名匆匆过客了。

二

夜近深更，喧嚣的街路渐渐平静下来。

隔壁敛声屏息，两位老人早就沉沉入梦了吧。

我费了好多口舌，总算把这位伶牙俐齿的小保姆赶到楼下的休息室去了。这个小丫头不似她的母亲，经历了这家很多的事情之后，懂得什么时候该回避什么。钟声都敲过十下了，竟还赖在床上，撒着娇不走。看那架势，她不是做保姆来的，倒像是我们的女儿似的。

“冲澡，啊——”妻子恹恹的，伸了个懒腰，拖着满是褶皱的睡衣滚下床，猫下身子疾步钻入了卫生间。

听到这轻柔悦耳的声音，看到这轻盈的步伐，你一定认为我的妻是如何的千娇百媚了。在这刚刚归国的日子里，我该度过多少个温馨浪漫的夜晚啊。

可是，如果你看到那副冷冰冰的眼神，你的心会立刻凉下去，凉下去……

唉！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与她“过”了这么多年的。

卫生间传来乏味的泼水声，无聊之中，我将电视打开了。

电视画面上光光的，什么内容也没有。连调几个频道，除了有一个台正在转播中国队定输无疑的足球比赛，其他都播放着终了曲，两个醒目的“晚安”让你更加扫兴。

我叹了口气，无奈地将那支连接卫星电缆的插头插进了电视机的接口。

听说我们国家是禁止私人用户接收卫星电视的。可是，这户高干人家，不知怎么偷偷的弄了一套接收设备，暗暗地欣赏起了国外文化。我想，这一定是那位大舅哥干的好事。

充满异国情调的乐声通过现代化的信息设备清晰地传到了东方的土地上。接着，电视上出现了万家灯火的城市鸟瞰图，表明了这是深夜时分，夜生活开始了……那种“儿童不宜”的电视节目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了……一个四口之家，男主人公像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刚刚回到家。轿车停下来，两个孩子和妻子亲切地上去与他拥抱……深夜，夫妻二人将熟睡了的孩子抱到了楼上……二人世界，床上脱衣，深吻……干柴遇烈火，久旱逢甘霖……两个人拥拥抱抱，撩撩扯扯，渲染着一场性战开始前的浓郁的气氛。

西方人是怎么了，是对导致夫妻久别现象的憎恨和鞭鞑，还是对工作重负之下夫妻性生活普遍冷淡的提醒，抑或是……男女之间床上的那点儿情致竟被表达得这般细致入微，淋漓尽致……

我悄悄地迈动了脚步，挪向卫生间门口。未遮掩的小玻璃窗内，出现了妻子那幅纤柔美丽的形体。

在我欲火燃烧的煎熬里，她浑身上下喷着腾腾的热气，憨憨地笑着向我走来。

“你看，”我指了指电视上被定格了的男女亲热的场面，随后试探地抱住她，轻轻地亲着她微启的嘴唇。

唔——她迟疑地反应了一下，然后，两只眼睛冲着我手指的方向凝视了。

“好吗？”

啊！

此时，我清楚地看到了她脸上闪出的欣喜和欢娱的表情；然而，这表情仅仅是一瞬间……

一瞬间，这欣喜和欢娱便立刻化为乌有。

“他，他们，啊，不——”

她翕下了眼睑，缩了缩肩膀，默默垂下头去。

随着身体的抖动，那双令人丧气的惶惑不安的眼神出现了。接着，她冷不丁地抽出身子，惶悚地躲到床头边。

一束哀怜的眼光瞥向了我。

这不是妻子看丈夫的眼光，这是女人对陌生男人警觉的、戒备的斜乜。

哎！

我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外国夫妻表演的床上戏朦胧地结束了，电视音箱里放出了描写夜色的钢琴曲。那缓慢沉重的柔板徐徐地奏出来显得阴森森的，一股冷酷不祥的气氛顿时弥漫了我的周围。

她上了床，躺下；一直等我温存地抹净了她溢出的莫名其妙的泪水，才放心地闭上了那双像是被恶人惊吓过的无比委屈的眼睛。

壁灯悠悠地闪着不强的光芒，映亮了一件件死沉沉的家具。我的心粉碎般地痛裂着；继而又充满了难以描述的懊恼和悔恨。

睡梦中，妻子的面容好似春时的太阳明丽媚人，在一片瀑布似的长发的映衬里，她的美丽的睫毛宛如飞蛾展翅，鲜嫩的嘴唇不涂自红，调皮的鼻子长得俏俏的，让你看了免不了心旌摇摇……唉唉，只是这点痴、这点病……如果没有这一不足，我敢说，将我妻子列为世纪美人一点也不过分。

三

“庚明啊，你过来！”在桌案上伏了大半天的老部长，喊起

了我的名字。

我正在收拾书案，听到喊声，立刻跑过来。

他举着一只放大镜，费力地端详着那张铺开的大幅面的《中国地图》。

大概他在寻找什么地方。

老部长视力不佳，寻觅地图时常常求助于我。

“这蓟原市，在哪儿呀？”他敲打着地图的上方。

我心中会意了，老人家正寻找我下派的城市呢。我马上露出一个感激的微笑。

“看，这儿！”我的手指轻轻一点。

不用找，闭着眼我也能找出蓟原市在哪儿。

“啊哈，这儿啊！”老人家的眼睛在镜片后再次睁大了，“这儿……这一大片地方，星罗棋布的……是个城市群啊！”

“部长，有时间你去那儿视察视察吧。”我将部长茶杯里的水续满，不无热情地邀请着。

“嘿，你这个庾明，脚步还没走，就自当是主人了。”

部长放下了放大镜，回坐到写字台前，顺手从下面的抽屉里拽出一条中华烟，撕开包装的膜壳，“这是上海老姜来时带的，来，给你两包。”

我接过部长扔给我的烟，停止了手中的忙碌。我知道，部长平时难得有时间在办公室里。在我临行时能够坐下来，大概是要嘱咐我什么事吧！

“庾明，来部里几年了？”

几年？问起这件事我都觉得好笑。我被调到部里后，不到

半年就被送国外学习。出国四年，回来后给部长当助理，“助理”不到两个月时间，又要下派蓟原。天晓得我在部里到底干了多久？

“庾明啊，你这次要求下派，想干出点儿名堂？”

我虔诚地点了点头。

“好哇，我赞成你的想法，下派嘛，不是镀金，就是要干事啊。不过……”接下来的这个转折，有些费力，也显得有些意味深长；可能是老部长要对我说点儿心里话吧，他的心情显得过于沉重了些。

他拿起茶杯，本来是要呷一口的。但是，这茶水似乎影响了他说话的思路或是与他此时的心情不太协调，他犹豫了半天，又将它放至原处。

“部长，”我的声音有些震颤。老领导此种态势，令我覺得他话中藏匿着对后辈人的一种不同寻常的关切之情。“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听着呢！”

“怎么说呢？我，觉得……啊，我原来想，把你派到一个省会城市，当一个副市长，或者是常务副市长，也许更好一些；没想到，你却下决心要去蓟原当市长……呵，这‘行政一把手’，不好干啊！”

“部长，您信不过我？”

“啊，不，我，只是……有点预感，啊，有点预感——”

“部长……”我把自己的座位往前挪了挪，尊重地望着他那张慈祥的脸。

“历史上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记得吧？”

“记得。”

“后人有首诗，歌颂了他？”

“是陶渊明，他写了《咏荆轲》。”

“像陶渊明这种恬淡峻洁、鄙夷功名的人，竟对荆轲大加赞扬，真是令人费解；啊，他是怎么颂扬这位英雄来的？”

原诗我是背不下来了，可是结尾两句我还记得，急忙应答：“他称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我想，陶公是真心喜欢这位壮士的。”

“是啊！这壮士出行时，真是出奇的悲壮啊。大概这就是历代文人喜欢他的原因了。不过，我总觉得，此人有些不甚聪明；嗯，不聪明啊。”

“是啊，临行前，他自己吟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啊！”念到这儿，我突然有些醒悟，念不下去了。

我看到了部长那双有些湿润了的眼睛。

“部长，你，你是担心，蓟原人不欢迎我？！”

老人家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那，你还是信不过我。”

老人家仍旧是微微一笑，接着又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说：不，要是那样，我何必要派你去呢？

那？我困惑了。

“才瑛，她跟你去吗？”部长忽然又开了话题。

“我想带她去。”

“你那个岳父、岳母，支持你吗？”

“我说服了他们。”

“嗯——”老部长站立起来，沉思了半晌，一副意犹未尽